史228.2
574,2
部二
4379
;47
史222
1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案乙酉宋史作丁酉）改元

景靈宮使武甯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案宋史庠請老時以鎮武軍節度使改封鄭國公與此異）屢請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愼靜爲治晚愛信幼子多與其屬小人遊不謹至是諫官呂誨請勅庠不得以二子隨上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乎　司門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國使人習上壽儀退就幕次賜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竊笑初不下箸甚不稱朝廷來遠之意詔劾御厨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爲二百所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契丹追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使北界賊盜來奔卽逐出若驚劫卽捕送本國若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卽善諭遣之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尙寬再任歲滿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尙寬在唐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爲患朝廷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尙寬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官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卽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洩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故事執政生日皆有賜予詔言助其燕喜時帝在諒闇曾公亮及宋庠生日翰林學士賈黯當草詔已未黯言前日壽聖節契丹使上壽於紫宸殿罷羣臣升殿間飲才令獻一觴而退將相大臣同國休戚宜權罷賜而曾公亮亦言朝廷向來止沿舊例未經討論今黯所言實於人情爲順望賜允從詔以大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

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眞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

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肅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肅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

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眞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眞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祭得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嘆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言也公輔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王夫六經

之教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
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歷日矣安在其簡且
易也語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舍周公孔
子不以爲法將誰師乎昔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
祖配祀踰百年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旁稽
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爲當今一旦黜宣祖眞宗之祀
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也仁宗皇帝德
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橫被
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異論一
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
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

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眞宗配
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
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
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
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
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
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
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
事親者不以數祭爲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
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
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

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

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眞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眞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眞宗當以太宗配先帝

不當以眞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並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配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爲少所不敢以異者舍周公之遺文無所本統也今以爲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爲便詔從抃等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載今於疇傳內掇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官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

庚午權判流內銓錢公輔奏請選人祖父母父母年老得家便官者免更注從之案英宗即位擢王疇爲副樞密公輔時知制誥以疇望淺不肯草詔帝怒謫滁州團練使此云權判流內銓恐有誤

辛未樞密院奏請河東陝西等路就糧禁軍年五十五以下者有子孫弟姪異姓骨肉年三十以下雖短本指

揮等樣一兩指壯健堪征役之人許以為代無親戚即許召外人為代皆不支例物雖年五十五以上無疾病樂在軍者射弓七斗弩兩石聽依舊從之　令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敵人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割腸而沈之敵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祿罷用弓矢弓韜進酒脯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靈宮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甯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京師賦麴於酒戶有常數數少而用多者不得增不及數者雖督責至破產無以償歲課久不增燾請廢歲額嚴地界為禁使各量所用買不拘數則買者宜廣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子也

己酉詔羣牧都監判官位在諸路轉運使之下同羣牧事知州軍員外郎之上與提點刑獄相序以官　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缺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沒陛下

卒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三陛下豈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以爲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候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

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臣累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機言辭澀訥未蒙采納然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竊惟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其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機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

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舍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畧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順顏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洽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何由洽辦禍亂之源尚在太平之期何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陛下臨御已及期歲延見臣下温然盡禮忠藎之士莫不願輸誠死節以圖報効況臣備位言職豈敢偷安然進對丹陛敷陳時政雖聽納忘勞而未嘗蒙可否其事何求治之切而降問之畧也臣退而憂惻竊亦思之陛下恭默無語皆有謂乎必以皇太后尊臨避讓不敢當其事耶將威福之柄未得其專而有所猜忌耶果如是亦宸慮未思之甚矣今日之事實繫憂危敢不爲陛下一一而陳之當踐阼之初起居違豫萬機曠日羣心震恐大臣建策志在於公非皇太后輔政無所寄及命出簾

幃人知歸奉日月雖久中外帖然慈恩保翊之功德爲至矣今聖體平復當追咎既往盱宵自勵與大臣協心講求治道念皇太后經歲之憂勤思所以報之之道焉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聖成業靡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簾幃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聖后於煩勞雖外形避讓而中非承順得謂之孝乎虧損盛美莫斯之甚且威福者人主馭下綱權賞善黜惡一出於己則人知畏愛皆思歸附暮月以來天下顒顒拭目傾耳者豈爲是乎而有功者未見錄有罪者得以容懲勸不及人將解體是倒持其柄而弗爲用奚謂未得其專徒中懷猜忌而何補於事哉況皇太后三十年保輔之心實有

望陛下於今日也豈欲勞心焦思久於其政耶伏望陛下以天下爲憂以宗社爲計念先帝付託之重知聖后保祐之恩推心示人無自隱晦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總持綱維威福旣行則天下取信斯保安基祚萬世之事也不然聖慮淵蘊終無啟發外則君臣之義不相接內則子母之情有所間恩信不及於下則怨謗歸於上或人神激怒陛下雖有獨見之明何以爲保安之計哉臣所謂今日之事繫憂危者此也誨又言臣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敢不爲陛下委細陳之且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眾皆嗣君沖幼親爲輔翊並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旣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

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於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成乃全德是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艱哉以萬機浩繁殿下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為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使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為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漸補初抃至大名欲按視府庫賈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者奈何抃曰舍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悅及官吏不足當坐徒二年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皆得免昌朝乃媿服　知審官院王珪奏新編本院勑十

五卷詔行之　詔諸路總管安撫鈐轄司有步射弓兩石引弩四石五斗以上者試驗奏遣赴闕試中者等第推恩

權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丁丑上疏曰陛下初即位貴循祖宗之舊毋少更改至於一動一豫所以慰羣心者亦不可廢也按眞宗初有天下咸平元年春三月太宗小祥畢是歲夏五月車駕出禱雨此皇祖舊典也然則喪既逾年猶在諒陰中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爲游燕之事爾陛下光有天命丕冒海隅不惟都城之人願瞻日月之光望羽旄之動久矣雖四方之遠亦皆嚮風環首想聽輿馬之音以自慰也今日月遷速即過先帝小祥雖聖孝思慕未忍及於游幸然京師宮館所以奉眞靈延福禧與列聖列后神御之宅臣愚恐宜於外朝聽斷之暇長樂奉養之隙中外無事天體康甯時或有所享謁請禱請禱以表陛下尊先奉神之心雖然在三年喪期之間顧乘輿服御或亦未當全用常制乞預詔太常閱典故草具其儀即詔禮院詳定禮院奏今乘輿出入諸從駕人乞不服錦綉紅色其供奉皆用淺淡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有請上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病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族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違嫌疑也竊惟先帝恭

儉算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廷之間宂食頗眾陛下以哀恤之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幷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美事也　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司馬光又言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壞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至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襁處其間不可辯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有幾人若未定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源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甲申御邇英閣上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讀講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卽御經筵故事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後遂以爲常上自卽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

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爲之動容俛首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詔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浹旬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位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嚮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同其憂苦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逾增猜惑不若嚮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禱雨以副中外顒顒之望

甲午祈雨於相國天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初胡宿上言竊

見前書所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見經而當時尊
次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祀之雖太和降爲中祀
至會昌卽復其禮仍以宰相往修祠事國家祗若舊典
列於常祀至和中因修時祭光祿小吏慢祀而震死者
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
惻上仁徧走羣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況水旱之神又可闕諸臣愚以爲宜因此時
特遣近臣幷祀九宮貴神詔禮院詳議於是禮官議以
國朝舊制每歲雩祀外水旱稍久則遣官告天地宗廟
社稷及諸寺觀宮廟九宮貴神今列大祀亦宜準此命
官就壇祈禱故從之（案自此以下皆五月中事此條之首疑脫五月二字）
壬寅詔三班院使臣無私罪有勞績及有薦舉差使十
年以上者許經本院敘述或吏幹可以理繁劇或武畧
可以擒奸盜委主判官先驗材器可否如願試邊事時
務策者量試一道如有可取卽送樞密院考覆取進止
漸與試用仍每年不得過十八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集賢校理同修起
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
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卽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
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
政手書大臣以白上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太后
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
十餘事併以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

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厲聲命儀鸞司撤簾既落猶於御屏微見太后衣也（參攷韓琦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及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諱云）

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曹后傳云后命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亦與此不合（案撤簾還政事宋史不載）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自是怨琦益深（富弼怨韓琦事據司馬氏記聞邵氏見聞錄稱富弼謂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初無此言也）呂誨上言恭聞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在於聖世誠為慶事臣竊以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皇太后經營佐佑之助迫宣遺制力扶天步不幸三日之外陛下違

豫大臣協謀乃建是策比翊輔踰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恩爲至矣於廟社之計爲深矣今遽宣詔命罔知其由在皇太后則爲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臣愚伏望宸衷特降詔旨曲形遜讓至於再三感動羣情庶幾中禮追思先帝之顧託不失聖母之懽心克全孝恭斯爲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尋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爲樂而以天下爲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宏得不以仁孝爲先且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宜關白示未敢專之意則上慰慈顏所得多矣元元知陛下奉親盡禮孰不翕然從化帝堯之道斯不難至也

庚戌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臣伏思母后輔佐先帝垂三十年慈懿之範充被海內往時國嗣未建而皇太后於陛下已有保養之勤母子之恩可謂舊矣乃嘉祐末先帝擇嗣未決而皇太后于陛下又有輔贊援引之力所以然者曹氏親黨之近知陛下仁聖必可任天下也陛下入繼未半年而先帝棄宮室皇太后手扶陛下升帝座恩德之外又有大功陛下即位數日而疾作中外震駭搖動皇太后又肯從權以當天下之務內則調治醫藥以拯護陛下外則彈壓人心以濟先帝之終事內外兵民無纖毫之警使陛下得以深處清禁累月踰時而聖體遂甯則又有保佑之

勞也今陛下既南向負扆以臨羣臣車駕出幸以慰都人之望復日御前後殿修祖宗舊制雖仁明聰哲足以感悅兆庶原其本始亦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也其所成就如此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可謂聖功之始終者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臣愚以爲母后風烈見於世者如此陛下當崇禮極情而答之於以示天下夸後世不可使慈孝之迹兩未光明願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衞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上問執政積弊甚眾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須以漸釐改又問寬治如何吳奎對曰恐須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富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吳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待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損知諫院司馬光言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鄙

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惰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搆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于君家事聽于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廷之內取舍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綵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正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于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安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害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然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進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廉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朝無曠官野無遺賢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要道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壬子詔皇太后今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使臣具申狀皆覆奏即施行司馬光言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閤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牓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理恐未至穩便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閤使臣申牒逐處再

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爲迂迴萬一使者懈惰有司泥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物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係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閤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閤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僞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矣光雖有此書其從違當考

丙辰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潁王謂維及孫思恭曰慈壽欲爲曹佾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王陶達意於政府果得之他日二人獨見維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親政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獨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事勿預也按實錄佾制下太后猶持之不知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事具六月戊午

學士院奏詳定改敕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伏以臣聞出于天性之謂親緣于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于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也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

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卽位以來仁施
澤浹九族旣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
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欽
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
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
下以厚民風臣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
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
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
后疏曰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
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
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
合宜率土民臣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

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
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國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
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
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
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
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
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
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
之內子婦有以恭孝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
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備矣
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旣改則又當
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解

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知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深容貌言辭誠或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于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懣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讐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言語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

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
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
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
相間諜一則欲詐効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
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
權柄畏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
綵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
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眾口無
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
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
天誘其衷殿下潛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
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

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
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
遠其人勿置左右諭皇帝以向來紛擾皆此屬所爲自
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
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
賜以温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
與之欣欣相待如一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
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
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
生疾國家不甞禍亂橫生讒謗之口流於後世二者得
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
大政授之而獨于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

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尙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于爲天下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徬徨而不自安蹴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甯是臣所以爲報効也　呂誨言于上曰事有至微關利害之大者宜爲首務自古有天下者錄小

勞而賞之則有大功者無憂忘宿怨而用之則反側者皆安今日事疑有闕焉豈宜衰思之未暇將行之有漸也外議藉藉皆謂宦官輩多有反側得非疇昔所憑附爲之易慢或經年以來伺兩宮間隙諛言得進自惟其咎不能無震慴之心是亦小人之常情爾在聖德豈應念此臣伏望天慈曲爲容覆向者所聞皆置度外左右給事經年以來雖凝凝勤謹亦得爲勞當錄之不遺必欲其去因以恩貸處之外任可也假借之過其來已久前世禍亂宜爲近監況制御之術甚易在陛下掌握中而已唯不宜施於今日安其反側於體爲便顧此類誠何足惜所係者朝廷之大患臣敢不罄愚直上干天聽唯明智察焉　呂誨言于太后曰臣伏覩殿下近降手

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毋德雖前世有還政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輔翊之功及形謙謙之美者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審臣所以懇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鑒照天下幸甚太后之未還政也侍御史知樸事龔鼎臣殿中侍御史裏行傅堯俞上疏鼎臣疏曰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推擇主上立以爲子實殿下相之一日宮車晏駕殿下銜哀隱苦定策於頃刻間立主上爲天子主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宮輔養數月自中都至夷夏莫枕如昔者皆殿下所賜也今主上聖躬既豫車駕兩出宜于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及是又上疏曰伏覩手書還政殿下優游房闥尊安內朝人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虫草木無不欣欣然自降手書今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致上前符寶之重與神器相須久而未還益招羣論臣竊爲殿下惜此宜戒職掌之吏速歸御用之寶不緩也（鼎臣云今已二十日矣則閏五月初符寶猶未致上前也今且以鼎臣疏附五月末按實錄治平二年二月戊午英宗云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不知鼎臣本傳何從載此疏韓贄作鼎臣墓銘亦云勸太后捲簾還政本傳或因墓銘更有增飾也）十二日下手書還政閏五月丁巳辰宰臣韓琦遷右僕射曾公亮遷戶部尚書

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案宋史弼未嘗爲戶部尚書此疑誤等入謝琦等辭以方陳避不敢入固召之既視事入復出御延和以俟琦等遂入謝命坐賜茶弼以不預定策懇辭昇以病在告不入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爲吏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爲禮部侍郎

己巳禮部奏鄉貢進士李嘉言等伯父爲道士而死請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許其應舉從之

辛未詔御史臺閤門舊十日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爲册月上之又詔樞密院年一進者亦令爲册矣酉又錄班簿以進

恩命出於殊常面辭者三上文字奏免者再于今未聞是日富弼具奏辭所遷官曰臣伏爲今來

報可此蓋天聽高邈愚衷未達不避煩瀆須至更盡區區伏惟聖明曲賜垂納非獨臣之幸也臣竊聞制詞敘述陛下卽位時以臣方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効而推今日之恩此乃當直學士執筆之際不得其詞遂巧爲之說然迂遠已甚矣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其于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効之深切著明假如取臣前議爲勞此特絲毫之微何足加賞今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無子立陛下爲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皇太后密諭料陛下亦自知之又竊聞陛下初立爲皇子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爲左右姦人所喋

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悉皆闕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曉夕惶恐百方為計偷送食物之類者甚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之夕中外惶駭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天下萬務無所稟決大臣列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也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卽日還政退居深宮此天下之人有識無識盡知皇太后始終無所負于陛下也臣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聖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淩壓而輒生異同也臣又見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眾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為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而反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皆如故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為仁宗嘗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是所惑不能害陛下大事若為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元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復今來已盡還政于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

陛下之權也臣潛料二大節皆陛下所不樂者不能慊於心也然今則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耶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此是刺周幽王詩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寧奎曰無夫孤嫠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竊料中書亦聞其說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此知者尤甚動心亦未嘗聞陛下畧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偏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嫡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嘗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大凡以仁恩道德感人者其所感淺深以爵位金帛之寵感人者其所感淺深則人至死不忘淺則人有時而移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終不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歡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感恩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麤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只係于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

下照恤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于子孫自然享福無窮矣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寔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畧無畏憚也臣謂幽明之間天人之道昭然甚可畏也自古盛明之君未嘗不欽天道順人情則國祚長遠昏亂之主未嘗不逆天道背人情則國祚短促禍福之來疾如影響陛下若都不以天道人情為急而但務從已之所為異日別致憂患則非所以主持宗社之計也恭聞陛下在藩邸時屏去聲色徬伎藝惟留心經史遂博通古今之學誠一代之英主也而何獨於仁宗皇太后孝心有所不至如此之甚乎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謹此辭免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二不勝大幸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仁宗祭祀盡恭謹之道事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勤不已則孝德自然彰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勞而治此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豈不美歟豈不盛歟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焉弼復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于朝夕朕敢曰養之至乎臣謂天下為人父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蓋家家欲其子孫化之已為孝子順孫也況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耳凝聽有甚于天下之人心也但聞陛下於仁宗祭祀皇太后孝養畧有加于前則臣唱一為十傳達於士大夫使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

爲人父母之心且以廣吾君至孝之德于外遂成孝治之朝也所恨近日寂無他聞與服藥時所聞者都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聖明也又詔曰今既勗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此乃視草學士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語耳臣累奏勸陛下盡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蓋有上之所說云爾豈可便謂之戾乎又詔曰朕初政而下反汗之命何以示天下臣謂帝王號令無故中輟誠爲不可緣臣忝冠樞密預執政八人之列已出陛下殊常之命然臣之來在陛下卽位服藥後數月矣今陛下推恩策立勳臣七人者而獨遺臣在聖意誠必難處遂弃臣及之此陛下固當然也而臣自知于陛下無分寸勞効輒懇辭之亦當也若然不自愧恥隨衆受之陛下天地爲量必能恕臣之貪猥其如朝廷士大夫以臣爲何如天下有識者聞之又以臣爲何如臣位居百辟之上而爲人指目如此豈不玷辱陛下命令乎命令至此而不反者是謂遂非是不能更化也以此乃知向之與臣遷拜是陛下不當行而勉行之後因臣再三辭避而罷之是理合追還不爲反汗明矣韓琦等七人勳烈彰灼明如星月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況已批答斷來章除授供職伏望聖慈促令入謝以快羣望臣卽乞速詔學士院允其所請兩皆得宜亦所以免頻瀆宸聽也彌又兩奏卒不聽乃受之

癸酉詔錄學士院具員御史臺班簿各一本以進 步

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敵憚而惡之使人經過滋與飲勸酒皆不應異時涿州數以細故移文往來及是罕有至者敵常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上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勵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賢決不可使奸人當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性豪邁無防檢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如忠嗣忠純可矣如安祿山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上皆以為然

己丑御史中丞王疇為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馬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上問輔臣曰京曷為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爾又問京為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府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為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爾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繫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此事據寶訓附見不審何月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夏六月己亥進封皇子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爲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曰以宗枝甚眾而誘導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爲之教授傳不云乎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子弟之學非尊屬勉勵則莫知勸若不率教其令尊屬同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職大宗正司察舉以聞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

者二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況爲學之道尤戒中止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兩朝正史從質傳云從質字子野少篤行爲人修潔嘗割股肉療其兄從謹疾已而自被疾廢朝請奉已儉薄歲時得祿賜博致珍異物獻御廚以萬計帝異之遣使問所欲對使者曰臣蒙國厚恩不幸嬰疾念無以將誠意故爲此耳非有所覬也帝復遣使固問之乃曰陛下過疑臣有所覬必不得已願爲臣諸位擇儒官教導子弟使不墮忠孝足矣帝嗟異之爲增教授員終左屯衞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宗室無少長哭之盡哀贈安州觀察使博陵侯按從質德昭孫惟忠子幸於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實錄有傳但載官爵遷除並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從得之制股已見天聖五年十二月庚寅獨請增教授員及從質建議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學官附從質傳當考

癸卯貢院奏準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按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祿有人係任乃得充選比工商雜類納財受官流品爲勝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贈仁宗昭儀俞氏貴儀翌日又改贈賢妃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潁王下詔答不允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爲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佐龍武衞大將軍甯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卽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

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舊制大宗正司止領宗室事宗室女中人主之內外僕使隸管勾所宗惠請悉罷去總於宗正人以爲便

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爲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爲序與講官分賓主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此事附見

戊申詔大赦繫位皇子頊在富弼上顯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年賜大綵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樞密院言所管大使臣約一千一百餘員逐人腳色內舉主不少內除右職見有閤門班簿照會

外其文臣兩省官已下至京朝官隸御史臺中書門下兩省或審官院每身亡致仕分司犯黜降之人本院別無關防無由得見詔御史臺中書門下省或審官院內有係本局所管官員仰今後每有事故承受文字後限三日內供樞密院其右職橫行及諸司副使門祗候已上卽閤門準此仍仰逐處今後有樞密院帖子批問官員存亡事故限當日內批答赴院此據會要元年六月事今附見當刪取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初睦親宅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五位廣親宅原州團練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孫眾多而所居狹隘遂命度故上清宮地爲七位以宗旦等五位爲睦親東宅克戒等二位爲廣親東宅有司方營造而天章閣待制王獬建言取睦親四宥官私屋以廣

兩宅既遣戶部副使張燾等按視而上以騷動居人頗多不許然上清所修七位無復餘地而皇族蕃衍恐後有當遷者命別擇地燾言芳林園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餘可不擾民而足遂作宅於此園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孫也宗旦已見至和二年六月知太原府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會要六月十九日事乙卯上謂宰臣曰程戡如何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上曰延州都監高遵敘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爲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爾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

丁巳詔歲賜皇子頴王公使錢三千貫顥二千貫頴一千五百貫

戊午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初淮陽郡王將出閤以陶等爲翊善記室侍講至是進封潁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閤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爲兩王記室侍講潁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鞭進維曰王安用舞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弭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彌縫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大感悟他日太

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勿有所預也曹佾除使相在五月丙辰維戒王事據司馬氏日記舞鞞事據邵氏聞見錄然日記語太察察今畧加刪潤又有王陶與史昭錫深交反議與任守忠用平牀爲守忠所倚事當考

先是司馬光及呂誨皆累奏乞寢罷兩府遷官訖不從於是誨復奏曰臣聞韓琦等各已受新命臣不敢更有論列但取前降制詞之害義者以聞蓋重朝廷法制而正論功之體事雖既往猶足補於將來區區之誠唯所省覽賜琦制云藩邸側微首議建儲之策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曾公亮則云公旦之輔成王子孟之立宣帝皆承統緒之正且無疾疹之憂富弼則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逮茲纂承出於緒論敢舉此一二而言之書曰虞舜側微爲庶人故言側微陛下太宗之孫濮王之子仁宗之姪官爲宿衛地居親近勢在崇高入繼大統於體斯正豈側微之謂也昔豫鄂褒三王不壽先帝以陛下鞠育宮中蓋知厥數之所在皇太后保護如所生焉此之恩意天下共知在至和中建議者甚眾洎嘉祐七年韓琦等成先帝之意固請遂正儲副之任於宗社誠爲忠焉於陛下誠有力焉謂功逾周霍則近乎虛美周公大聖人固不當倫擬敢以霍光之事明之光事孝武三十餘年輔昭帝登極終其世儲嗣不立昌邑入繼既

而昏亂立曾孫以代之是爲宣帝光佐數世宣帝即位益光國封詔云宿衞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是而已觀今之草制有若戲焉且如建儲定策始議之終立之皆自琦等則是大寶之位繫八臣之力於義可乎其如先帝之命何其如皇太后之恩何陛下紹德尊親之道固若是乎成陛下之失者在此辭爾所以公議憤然不平數大臣者向時之議果邀今日之福臣非爲陛下悋惜一官薄輔臣功業所惜者國體之重輕爾亦恐大臣不易當之貪天功以爲己力得謂之安乎漢哀帝賞朱博之徒斯亂世之事可以爲鑒而不可法也臣所以不願陛下賞韓琦等功正爲是也事雖已往伏望陛下記錄於中不必顯明或異日轉官以輔翊之勳忠誼之節褒之體斯得矣臣又聞近臣抗章謂諫官不合論列臣料之不過以陛下即位方行爵賞遽此沮議不當允從果不計政令之得失賞罰之當否則諫臣之言罪不容誅矣臣竊思之陛下踐祚以來天下拭目傾耳有所待焉威福一行宜其怨懟因是而貫天下之怨以歸於上所謂近臣者忠耶佞耶微斯人之言陛下應不至深惑經云事君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案原書匡俱作正宋時避諱故也今並改）臣所以向來不敢將順於陛下者迫公議之未允也臣豈不知拂戾人主罪在不測容悅輔臣身當有益愚而自守者知其職分也

辛酉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帛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絳州團練使嵐石隰州沿邊都巡檢使

楊遂乞比總管鈐轄舉賢
著爲例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
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眞宗時知制誥所謂九國者吳楊
行密南唐李昇閩王潮漢劉崇南漢劉隱楚馬殷西楚
高季興吳越錢鏐蜀王建孟知祥也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三司使蔡襄爲靖
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
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注近便官不得違去家廟初京
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重
長民之官故有是詔
丙子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誠州團練使董氈爲順

州防禦使　會要六月十七日詔嘉勒斯賚每年添大綵二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子董氈加防禦使每月添大綵三疋角茶五斤散茶十斤案斯資添綵已見六月十六日辛亥而董氈加防禦使及今乃書之與會要異當考

司馬光言臣累奏乞詔侍從近臣每日
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內備非時宣召亦
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
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
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
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
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
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
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
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

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司馬光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不得其時今附見七月末光言今已秋涼故也或移就九月初

八月案此處原本脫落日干詔自今大卿監未嘗任兩大省以上官因體量老病乃乞致仕者恩澤減舊之半

丙辰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爲保信節度使靳州安置初上爲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卽位不豫遂交鬬兩宮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誨言陛下卽位之初內臣反側謂聖斷罔測中外憂之臣嘗進言乞聖度容覆處置宜緩蓋欲威令之行得其至當此區區之心也不意今日大姦尚存眾怨未平詡議益甚敢不以聞上達天聽所謂大姦者任守忠是也自昔遭遇先帝以俳優畜之天聖中勾當御藥院坐教坊使田敏公事配岳州章獻太后令內供奉全克隆就福昌寺杖守忠二十監送配所後因父文慶陳乞放逐便只於街市鬻販規利深結御藥江明德遂援引再授高品寖緣致身於此昨嘉祐中臣僚請立皇子先帝與太后屬意陛下日久守忠百端沮議幸在幼君以邀後福賴天意不移宰臣韓琦等力贊成之先是誣毀宗

懿不孝乃其本謀也逮先帝晏駕太后主持神器大臣盡忠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藥經年守忠搆造語言交鬬兩宮唯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禮院定太后出入儀式守忠堅欲用乾興之例非聖后賢明幾為守忠所誤今春揣知太后有罷同聽政之意掠功於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來但聞陛下孝養之缺今夏以後只聞太后慈愛之失騰詡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語言離間宮禁者非一亦不出守忠朋黨眾所共知原其用情誠國之賊自先帝棄世守忠於宮禁公取財貨其數不貲近又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於中宮不唯自邀厚賜以固恩寵其實窺伺陛下將以誅言狡計乘間而入矣今內臣皆云本省差遣膏潤優便守忠專

其餘利親舊孤寒者非貨賂交結無由得之仍云宮禁事無巨細皆出守忠不知有君父之命外臣聞之莫不痛心憤惋其惡萬狀不可勝陳竊恐養患日深勢轉難制伏望聖斷速正典刑幷其朋黨擯斥則中外皆得安矣（即位之初恐當作親政之初更考詳之）光又數其十罪曰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訹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予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暑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不為少而資性貪惏老而滋甚竊盜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

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茂皇族乘其有喪匄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靈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擁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墮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稀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繼不幸遇疾皇太后權聽政守忠乘此際大逞姦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鬬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順顏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計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介意終

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敢爲皇后畫策並不稟聞皇太后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奢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翌日遂黜守忠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呂誨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鬬宮闈光又數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爲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預有勞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協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耶上韙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步邵氏聞見錄治平初英宗卽位有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謀間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嗚呼魏公眞宰相也歐陽云吾爲魏公作晝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此按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毀琦特甚聞見錄譽琦又過今並不取　案守忠之竄由于司馬氏之疏而琦實贊成之宋史于光及守忠傳互有牴牾此書盡歸美于司馬氏亦未可以盡信也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饑民　司馬光言臣昨上殿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卽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

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勤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見闕藥院四人亦乞陛下遵舊例於內供奉官以下自以聖意選擇忠信謹重可託腹心之人使之勾當光行狀亦言與呂誨同論誨無此疏今從光集掇附見司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則言陛下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有屢違忤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

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欲陛下深更留意爾

初天聖七年置武舉皇祐元年詔罷之嘉祐八年樞密院奏以為文武二選所關治亂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無術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以撓師律不若素習韜略頗嫻義訓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聲稱者多出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明矣即詔兩制詳議所會舉業及較試取人推恩之數兩制議請隨進士等科開設許在京管軍及正任橫行使副使知雜及三院御史諫官府界提點朝臣使臣在外安撫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三路知軍州及路分總管鈐轄各奏舉一人試策及武藝優者與殿直次三班奉職借職殿侍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絕倫者取旨學士貫黯又奏請如明經之制於太公韜略孫吳司馬諸兵法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釋辭明理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略可施行者為通詔從之而令每開舉則兵部至歲終具所舉人名數以聞至明年三月命館職兩人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命馬軍

司試弓馬武藝具所試等籍送試官參校合格以名聞至八月則命官與判兵部同試策於祕閣命直學士以上及正任或橫行使一人與軍頭司試弓馬武藝以所試等第籍送祕閣試官參合格者以名聞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按會要嘉祐八年十月八日密院初建請治平元年三月二日王珪等上條件二十一日賈黯乞試韜畧四月十九日密院奏皆武舉修使不相抵牾蓋嘉祐八年始議治平元年九月議定乃降詔其降詔固緣密院建請非治平元年九月方建請也

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準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爲祫祭按春秋閔公卽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眞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朞之內接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禫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謚理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詔令更議復奏曰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啟殯告贈謚于柩前無贈者設啟奠卽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皆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

右司員外郎崔慶以爲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禮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啟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潤筆自此既葬而請謚者甚眾歲月寖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周公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詔自今得謚者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以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遊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更不定謚臣等謂宜如舊從之 翰林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也復賜告每燕見諸學士問敞疾少間否賜以新橙慰撫甚厚

癸未命敞知衞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柬之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柬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柬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邸人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嘗令押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接坐退王入謝帝欲其從容敕毋即謝留柬之食翌日見帝具道王英睿

仁厚社稷之福也帝甚悅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呉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慤於押伴張觀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爲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曰國主爲少帝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復辨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路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　司馬光言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誅討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強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

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西寇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終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冬十月庚子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寶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爲正刺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爲內圍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特支諸軍班錢

辛丑屯田員外郎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上諭閤門引對于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
推本位最長者承襲瀛洲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
於本位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
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本朝祀
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
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正
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眞宗
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爲得禮陛下純孝之仁固已格
于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祇
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
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眞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
一旦黜眞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
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此稱祖考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
祖也考易象之文則眞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
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
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
宗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爲近古之治有足考驗臣伏
請遞遷眞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帝祈穀孟冬
神州地祇仍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
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
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
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眞
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眞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

仁宗始以眞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以配祈
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
眞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喪亂及
五代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
睿一統海內功業之大上格皇天眞宗以盛德光昭纂
承洪緒故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眞宗與太祖
太宗並爲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
窮矣豈可甫及陛下而遂闕其禮乎議者乃謂遵用嚴
父配天之義臣等竊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
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

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
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
儒謂祖爲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考也議
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
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配又稱引
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
涇一時之言豈可便爲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趙
鼎之議亦爲得禮若以太宗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遷
侑則乞以仁宗與眞宗並配明堂亦爲合禮謹按孝經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
記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
祖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

明堂也故鄭氏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國家祭祀既遵用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亦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洪博後世蓋鮮能及伸明鄭義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坐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儀況向來本朝祀典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眞宗親祀奉太祖太宗配仁宗親祀奉太祖太宗眞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不以爲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雩祀之配眞宗又不遷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珪等議實錄及本志載趙鼎及李受傅卞議殊略今依會要詳述之蓋卞受所論嚴父不專爲近考足以表裏錢公輔司馬光呂誨正月間所言不可爲其言不行遂削不著也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他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用受益二字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欵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卽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幷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甲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爲義勇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秦英宗紀作十三萬葢據會要之數故與此異至司馬光傳云刺義勇二十萬則因後韓琦驟益二十萬兵之語而誤也）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甯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召集防守

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實錄云刺義勇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會要與實錄數同今從本志十二月別給米及錢會要乃三年八月十日事本志以爲是歲今從本志並附見于此

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伏見康定慶厤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於沿邊戍守閭里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以此也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正軍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値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況卽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又奏曰臣前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改更軍政頹敝者未聞有所振舉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昔康定慶厤之間陝西之民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敕牓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于邊州屯戍當是時臣丁憂在陝西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

妻子急如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刺面之後人員教
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
家或屯戍在邊更須千里供送父母財產日消月鑠以
至於盡況其生平所習者唯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
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疏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
自喪其身兼更曳動大陳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
沙汰給以公據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
之勞兼田產已空無復歸望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
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業較然可知今朝廷
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
止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
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偏至
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足以
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
有害無益顯然明白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早賜寢罷又
奏曰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
作非今雖救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
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
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揀差鄉
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厤年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
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
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
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望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未
得揀刺別候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察其可否

又奏曰臣比日以來熟思其故誠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厤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盡典賣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甯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甯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刺一路之民十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厤

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厤禦邊之策國家當永以爲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

爲之長者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集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甯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陳旗鼓開弓彎弩坐作叫噪眞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敵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卒士卒以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騷擾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議以義

勇爲便者必曰卽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合而實異也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召試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敵寇凡幾次深入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敵寇敗退今旣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敵寇會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陳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用之兵乎若以爲救命已行不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若以爲救命已行不肯遽改卽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甯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騷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知識愚暗更不可久汚諫諍之列望別擇賢才而代之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罷刺義勇陛下宣諭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

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敕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休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爲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終勿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終勿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

方榮傲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爾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厤間陝西鄉民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敕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之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他人當位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成邊反掌間事耳案此處原本多錯訛今據宋史及薛氏續綱目改正

戊寅詔內侍遇聖節進子食祿如故事案宋史云復內侍養子令當卽

此事密院奏請此必有故當考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自黎樞叛命案宋史黎樞作桓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當懷柔之爾是冬陸詵始按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尚將領指麾下閱土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請更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加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從之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此事附見交趾遣使當自有日月詵請邕州溪洞丁比歲一教三歲一造籍以聞乃明年

八月事今附見 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邨兵當先邨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純仁仲淹子也

戊子將作監致仕贈太子少師吳懷德卒樞密副使奎父也贈太子少師懷德少貧賤不羈及奎貴尚與市井小人飲博無所擇然遇奎甚嚴不以貴故有所寬假也奎居喪毀瘠廬於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歲時潔嚴祭祀不徇俗爲浮屠事（范鎮東齋記事可附見）

十二月庚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奬之

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直但不爲赫赫之名耳一日晚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上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即草詔上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上論紛紜臣

竊爲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以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爲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明年十二月乃以刑部員外郎知廣德軍　錄故江浙等路提點銀鉛銅錫坑鑄錢事職方員外郎張述男甫侯爲太廟齋郎（司馬光引此論陳洙）

當考　殿前馬步軍司奏請內外諸軍排連弩自四石五斗已上二斗當弓一斗不及四石五斗三斗乃當弓一斗槍刀手以會路數便次精熟者爲合格藝均先槍手從之先是排連以弓弩槍刀爲次引弩四石猶在弓射八斗之下人以爲未當故改制焉　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管勾鄜延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爲涇原路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權管勾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駐泊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卽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强人壯馬預爲經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前世以宦人預邊事將不得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爲便也（實錄云卒罷之蓋追記治平四年六月事不取）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由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

已不勝其害況今鈐轄重寄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
原朝廷意必爲昨來熟戶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
犒設專行姑息何其疏也臣嘗見熟戶耕佃官田並無
征徭遇戰鬬方出一人一騎茲外更無侵擾熙熙安業
之以重兵邊臣坐觀殺戮不爲救護役將逃死豈得已
界外生戶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爲諒祚誘之以厚利劫
也若威加邊外夏人不敢內侵熟戶自然安堵不然雖
豐牛酒日爲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
失訓練蓋官兵不務協同借若武將中有一員內臣則
不喜教閱動爲姑息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則軍旅
無繇精銳斯中官姑息之效也疆場之事果只如此處
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藩籬不固禦壞將盡藩籬禦
壞則邊臣危矣臣前奏乞於無事整緝熟戶弓箭手大
臣合議終不以爲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爲便喑默不
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
帥臣凡事一切委付庶幾閫外之權專制則於體重矣
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
明等否則願受顯逐訖不從瞻盞屋人也　王昭明等
至召蕃部長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
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保壘人置器甲以備調
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秦鳳路寨
十三彊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
一鄜延路軍城堡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
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彊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

一十涇原路鎮寨城堡二十一彊人一萬二千四百六
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爲一百十甲總五百五隊
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彊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
三千四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此據本志乃治平二年事
今附見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亾去苦邊吏苛暴爲
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慰恤以言犒賜
以酒肴茶帛亦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用
昭明等爲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
使勿復專舊部事亦不從程戡正傳云從其奏誤矣實錄院檢討
官集賢校理宋敏求諸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韓維
同修起居注初修起居注選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制科進
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者兼用繪皇祐五年第二人進
士今以次當補上曰修起居注卽知制誥豈以次補乃
命易繪繪縣竹人也先是張方平言知制誥之職所以
代王言爲詔令由此召入禁令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
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近詰命或有鄙
淺傳爲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片辭折衝
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見之或以革心
遐方聞之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
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詞禁有自兩禁
黜爲管庫者蓋惟才是用豈爲人擇官其修起居注史
館修撰卽次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修廉恥至冒
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籍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

必其流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昭于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此時故英宗不以例特除用人因附見更須考詳）癸丑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祆祀聚衆爲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抃至會有犯者繫獄蜀人大恐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頭乞自新止坐爲首者餘釋不問蜀人歡服他日上謂轉運使榮諮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丁巳都官員外郎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權發遣戶部判官使都官員外郎知東明縣皮公弼權發遣度支判官近歲三司官以次遷而任不久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遷他職故相習以養資假途爲說而不事其職至是中書奏請擇其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其餘以待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爲出入之資於是以鹽鐵設案度支錢帛案戶部修造案及開拆司選初任通判一歲以上人權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與理知州資序兩任通判六歲與理提點刑獄資序三任通判一歲以上人權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與理初任提點刑獄資序兩任通判及六歲與理第二任提點刑獄資序三任通及九歲與理第二任提點判官願出者與轉運副使令命徽等用新制也（嘉祐七年五月）司馬光言朝廷更置權發遣三司判官事

司馬光論財利疏當考

既使之久于其任且待以不次之位當得清修孤直之人使天下知勸皮公弼爲吏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于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疏相尋專用此術致舉者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誠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乞追還前命勒歸故官凡再言之不報　是歲戶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一丁二千八百八十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夏秋稅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九石以災害放二百九十三萬一千八百石斷大辟二千四百九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二年春正月丁卯詔夏國主諒祚自今涇原秦鳳路熟戶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哩穆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我邊吏辭多非實故復以詔戒諭焉諒祚終勿聽

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屯田員外郎王廣淵直集賢院上在藩邸廣淵因上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爲文及書札上愛其才故特命以此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嚮以初任通判排編中

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鷹紳已相與指目爲僥
倖今旣置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
方莅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置諸不次之位以率厲
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
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
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
果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漢衞綰不從太子飲
景帝卽位寵待綰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
而世宗終薄其爲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
於陛下爲臣忠謹者肯加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
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光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祥猖狂漸違誓約朝廷禦
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當時經用舊人
唯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
蕃夷恩信著於一方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
馬尚如平日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收使政是用人之
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奬用庶於人才難得之時可備
一方之寄詔以沔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修嘗奏西
邊事宜曰臣伏見諒祚狂瞽鬻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
患臣本庸昏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
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而因敵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奬興克叡以
前止於一鎭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爲邊患

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淸化咸平用兵十有餘年既不能翦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博囉齊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于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厤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敝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意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厤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景德二年盟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擾叛蓋三十餘年矣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陳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其包蓄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陳稍習而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以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

此慶厤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常莞葺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陳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敵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幸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何如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敵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敵情變詐兵交陳合彼徉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厤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

兵雖多分之爲寡彼衆雖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發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佚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常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彼無不受其困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築點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知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

偏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卒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緝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健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陳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又言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早宜圖禦備及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厤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皇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謂痛心今者諒祚以二十萬兵寇秦渭兩路擄掠焚燒數百里間埽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愧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

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宜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幾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厤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厤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意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之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 禮院奏請自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之明日從之

丁丑（案原本作辛丑誤） 賜許蔡州見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飢人仍命駕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 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去年九月己卯初募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飢民少壯者爲廂禁軍）其災傷司馬光言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爲國家從來患在兵

不精不患其不多夫兵少而精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以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燦如指掌不爲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募於精銳故能征伐四夷混一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外服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日係籍之兵已爲不少矣何苦更復廣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爲有餘爲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闕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實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輭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國中之粟筒中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爲陛下忠謀陛下又

不自以爲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沈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日當災傷之處軍無見糧煮薄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爲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獻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爲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爲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自陛下踐阼以來臣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讜言渙瀆天聽陛下未嘗爲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若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多言而見厭也

甲申詔命官尋醫侍養許差送還公人如例　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眞國器也故命爲王府官

丁亥詔貢院如南省放榜故事合格者以名聞俟敕下乃放榜

戊子河北提點刑獄王靖奏準中書劄子今年恩澤深濶滄州永靜乾甯軍所役春夫令過寒食乃入役雖日

長易得功料緣妨農人春種兼邢洺德州夫赴恩冀深瀛州役過寒食前半月則四月上旬然後得歸欲乞且依舊敕於寒食前半月入役從之初用都水監奏令寒食後入役而御史傅堯俞送件敵使奏聞百姓紛然以爲非便弗聽至是靖又言乃報可　是月萊州民呂昇以父權喪明割腹探肝切之以啖權權復能視而昇不死自後如昇者眾不可悉數

二月辛丑（案原本脫二月字今補）權發遣戶部副使呂公著言古者民勤於力則工役罕民勤於食則百事廢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州軍類多遭饑歉民有餓殍陛下方發粟賑貸遣使存撫違近聞之皆知陛下有惻然憂民之心然臣愚以爲凡力役之事非不得已者皆宜權罷況修蓋慶甯宮非爲急務就使功力至微然作於禁中恐四方傳聞或致譏議臣欲乞候將來郊禮成後年穀稍豐日徐議修蓋從之先是司馬光亦言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幾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略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卒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初臨天下惠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

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賠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就減耗有司於外州科置百端營制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廩疏漏甚多皆因上件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數大有損失古者將築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謹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模侈大又復過於祖宗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與先帝子比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造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工畢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奬以塞泰侈之原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常謂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鄧王等悲傷涕泣

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中亦有異議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榻上近已於燒錢爐內焚之矣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襄常有異議然莫知虛實上疾既愈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趁起居爾日高後即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上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劫涇原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琦等初尚救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

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于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甯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造謗議一人造虛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眞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內臣無

不切齒判銓才六日爲楊永德所讒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尋知其無罪遂卻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眞僞況無迹狀陛下幸勿致疑琦及公亮又各進說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爲三司使帝在藩邸常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頓首謝又曰卿繼蔡襄爲使襄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慢失恐言者妄爾帝益以公弼爲長者公弼既爲三司使乞於前任羣牧使合

被兵級內權留十一詔公弼三任羣牧使特與教駿兵士七人不得爲例（案是時公弼以前羣牧使權三司使和初已爲三司使皆與宋史不合）癸卯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疇卒疇始病上謂胡宿曰卿可遣子弟往問之及病革又救內侍挾太醫診視及還以不起聞上嗟悼久之即欲臨奠以命官祈雨致齋故翌日乃出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疇妻梅氏方娠上命其家曰即生男女悉以聞及生女子也上又命其及適人以其壻名聞他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西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邪疇好治容服坐立凝然言必以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整可喜其執法以言事然於時不能無顧望執政

才五十日終于位及所享壽類其父殿云（案疇父名博文官至同知樞密院事殿別有傳此誤）

丙午降陝西都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爲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按問多失實故出之也司馬光言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甯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副總管劉幾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守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幾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幾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略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幾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爲害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惟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僞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以爲藩蔽今述古知西夏欲來侵擾而自避翻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令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庸氣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害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很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

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　賜直院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汝礪等三人授初等幕職官如咸平元年例餘授判司簿尉出身人守選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呂夏卿祠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祫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賈黯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人滿朝未嘗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時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常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願用之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爲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所建白至是出之其後上欲用王廣淵爲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　鼎臣以嘉祐元年五月知諫院八年正月爲知雜御史其在諫院蓋一年半有餘實錄云未幾遂知雜事恐誤今創去未幾字據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實錄云上自即位委政大臣諫官御史言事者有

司馬光呂誨傅堯俞趙鼎范純仁呂大防而司馬光與呂誨言事尤多光常言王廣淵姦邪不可以直集賢院誨常論奏宰相韓琦五罪以爲當罷皆弗聽按范純仁呂大防此時猶未除言官光言王廣淵姦邪已見正月除直集賢院時誨奏韓琦五罪當在濮議後此時未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奎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上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上曰方此西邊未甯奎何自遂其私也乃詔璟於延和殿面諭齎詔賜奎奎終辭上許之召璟見延和殿乃五月辛酉今并書之詔令月給俸錢之半奎固辭不受辭半俸會要在六月今并此

三月丙寅命置唐葛周三將軍殿于醴泉觀知制誥祖無擇疏乞罷之不報

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令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第其所試爲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爲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爲州長史司馬文學　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厤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厤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厤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書爲密乃賜名明天厤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等

各遷兩官賜物有差其後明天麻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遷官（嘉祐六年七月乙卯初命鎮等二人監修麻奪官在熙甯元年八月又十一月）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臣先有奏陳以力所不能願辭諫職不意復得此除圖報之心宜如何哉臣竊思歷代設耳目之官益輔人主之不逮不然九重之外無復聞見萬幾之事皆爲壅蔽以是論之獻替之言不可一日無之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爲身謀悠悠皆是矣借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爲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謬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將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恐非社稷之福也且諫諍者非衮職之闕時政之失不應有所激發上則咈戾聖意下則違逆輔臣以至被糾劾者皆爲仇敵豈不知害于家又近年朝廷殊無懲勸之意諛佞者傾附權勢畏避者

喑默自容坐累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孰爲利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縅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誠勵斯無益之大者也臣竊謂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察其言爾求治之切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伏乞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宜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有補於朝政太平之基不難成矣矯先帝之爲更宜沈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無憚更改不然臣未知職事之所守終不安其分爾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修撰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藁就臺修撰有議事卽二五日一赴院

詔止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爲正而未講求故事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有異請於三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

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甯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朱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其後會稽令董侯享焉　司馬光言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類皆闕絕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鄉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宏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爲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疏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

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于左右然後選其中材幹出羣者以爲轉運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命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卽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斂而置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卽別加進用若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卽永從黜廢誠能如此持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此疏不得其時附見春末更須詳考）上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具以對因問宂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

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城廣爲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上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强者琦曰國家急於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爾邊兵不戰久矣彼衆亦自驕惰雖時有倔强蓋犬戎之態如此（此據寶訓附見不審何時）

初昭陵復土韓琦引故事乞罷相守藩上弗許去冬託疾繼請上責以終喪後三上章詔須畢郊禮於是呂誨言臣竊惟君臣離合繫國休戚前世已然之事可爲近監陛下親政方及一年二府大臣相繼請去惟衰老疾病不任於事者容有進退之禮焉如其封章朝上詔使夕至被恩寵而遽起非要君而何不惟輕朝廷之禮適足取笑於天下也元宰韓琦輔翼聖躬誠有勳效自去冬累還印綬經數月復又抗章前章有云自謂孤忠

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蓋有所忿激而言陛下宜體其意也君臣之義不當形於間隙中外聞之頗未爲然方今樞府乏人兵防久弛夏國不順邊氓塗炭茶法更變商賈不行經費日滋財用日耗多事之際琦不思經畫以濟大務委之而去得謂之忠耶爲身謀則周愛君之心則未至矣臣欲乞特降詔旨敦諭二府俾務協心各安厥位盡忠體國同底于道唯衰疾老耄勿强以事聽其罷去以就頤養乃至仁均愛始終之恩也不然大臣輕去就之分其下何觀朝廷紀綱從而隳矣傳聞四夷亦有輕漢之心所繫誠重數人者去留不宜持久唯聖斷無疑天下幸甚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乃琦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也詢此奏當在琦今夏乞罷後今且先見于此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爲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會要以爲三月十四日事今附月末

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辛丑詔曰向命監司知州薦所部吏歲限定員本防其濫不問能否一切取足非詔意也自今所舉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代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

路使者薦吏部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吏部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爾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眞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于景靈宮孝嚴殿